猶及編

鳳凰臺記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猶及編

朱元瑭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朱良叔猶及編引

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爲好事者持去遂不復置於今且廿年俗日益敗而予蚤夜亦自覺其容移今年予與繡水石价卿同客錢塘客有以文字見索者書謂予與某俱在也予答書且許且辭而曰某寔未嘗在此以示价卿价卿曰不然爲知某非欲言實在不已絞乎予愧謝不已以爲此亦盛德事也雖曰乞諸其隣吾甘之矣因復置此自隨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

備鑒戒者庶幾警醒不自沉廢云

萬曆乙巳三月晦日武原老人朱元弼執燭漫書

朱良叔猶及編　　鹽邑志林第十六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校閱
劉祖錫
門生朱泰禎重較

衛指揮徐行健者廉介嚴勇以死事　聞進都指揮僉其次子具邑志初入小學夜歸揖其父指揮東泉東泉教以揖起不得稱夜課但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二語終東泉世以爲常其死於倭也每將而出未嘗不涅體識衣示必死也故數有戰功又卒能死得以功世其賞其弟行權孤行一意不

愧父兄兄欲分其賞功者潤之不顧而去訓蒙自食歲儲其羨于僧舍既晚無子并以操贏奇于諸衛使迂談高臥卒無乏用竝家教云

嘉善人陸某者御史中丞某之子也少有才貌隨御史讀書京邸與鄰邸女相窺久不能就謀于師某而禱于城隍之神中丞夜夢神至其邸問中丞曰陸某何人答曰兒也神曰奈何以涸轍相聞顧左右檢其籍則某科狀元也命更罰孤貧一世又問某爲何人答曰兒師也神曰何爲人謀至此命左右速抽其腸中丞驚寤時夜方半館僮奔告館

師腹痛難忍中丞倅起視之死矣陸某後亦有家
制于妻子終身行乞於市無所歸
平湖洪進士燕爲河南州守時有爲盜陷臨刑謂
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盜又非識汝汝何陷之
深也其盜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飢而以甕鬻
於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也某卒弗
市而我負以歸臥於其所今渠魁者過而餌我以
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之而卽以從
敗我盜由汝我死由汝汝安得獨生其人俛首愧
謝同刑而死

仇雲鳳者某父之高足也自擬古人與某深相得某嘗因弟貸而出盡于盜歸而追于貸家某爲賣屋償之寄居于人仇執某仰天而謂曰此非吾先師之子何其不仁之甚也或問其故曰不爲大舜周公而子子煦煦徒使後人難爲兄或曰未達曰周公處此必逐其弟大舜亦與弟同其逋耳生平學問類有根據如此云

沈益川騰蛟者憲副秦川公伯子也憲副晚而更置室生子騰龍析箸別居不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憲副卒既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

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爲田五百畝云

嘉靖時吾郡編大糧長每縣只三四人分收通邑糧任其役者必富豪也秀水石奇嘗任其役一日公錯繫獄見獄有美少年者問其故曰先世拖欠兩世繫死今僅十金無從乞貸度亦不能出矣某出獄便卽代完以出令甚賢之未幾小民不堪其豪奪其私觧以告令曰焉有能代人糧而故多收糧者乎竟坐告者

讀書鏡載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

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獨吾鄉鄭東谷家教子孫世敦儉朴足式浮靡

九都歸氏家頗富其耕牛甚馴也兄弟同宅一日兄弟交訟而兄勝其弟以歸兄急欲言勝將至而舍舟先入牛觸之死弟與衆至而後知也枕其股而哭之甚哀

前峯徐公鹿爲肇慶知府時有吏聽鈌未參而撥

直開府遂因抄寫文字昵於開府子弟因得開府牌限即爲實黎久而無缺復潛至開府言府短長諸僚勸公特爲出缺收黎既黎犯賄諸僚上下謂公必當置之死臨杖俱屬意行杖者而公竟以法遣後開府按府媒孽百出久而不去衆僚皆恐以爲此吏猶在也既而開府病三日以卒蓋論公之疏具而不及發也衆始以公爲不殺吏之報此公盛德事也

仇謙齋先生霦者子俊卿蚤舉於鄉而先生多從弟兄皆同居先生酒後多弄酒而居恒好敦睦族

人嘗揭其齋曰五倫之間寧過於厚七情所發惟怒難忍人問其故答曰我子徼幸我又先爲教官一家之人惟我當忍故以此自警云嘗細思之兩言深爲有味

余先君營一廁既具而虛其遲矢之木久之不設家大小咸稱不便先君唯唯余問其故答曰吾欲待其材之必爲此者乃知君子無棄材而漫言憐材者皆未仁也

余曾大父卒於南雍余大父時年十六伯氏二十四而季纔十四也因從伯氏誄均其產而以貲腴

贅季于祖氏大父獨瘠若固然也已而弟壯頗以役事陰累其兄伯父直之不得至絕其季不相往來一日蚤起大哭不巾櫛而驟往兄宅路人舉謂狂也既至兄方負手逍遙於門締視而後始定人問其故乃知夜夢伯氏爲人剖其腹云

秦川沈公奎者與余外祖吳半山先生總角交也沈桂冠最早每午飯必待余外祖至而共之余外祖亦不以爲嫌也蓋公少嘗讀書於余外祖家余先母亦父事之者隆慶初余館一縉紳家一日郊遊召客則公在焉酒半請間問余知外祖與公交

厚不余曰知之公曰秀才但知讀書今日之酒近于佚遊雖謝主人可也又教以某事善今日某事未善不可不知嘗見公哭肅皇帝泣不能起謂人曰祿我爵我我未之有報

丁酉五月余寓嘉興東塔寺雷震余與僧覺省元同檻而坐沙彌過焉覺指沙彌謂余曰伊家蓋親聞雷偈者余問之附近新行鎮人也其兄好用假銀一日從鎮買秧而還輕雷將雨于路矣田夫共指以謂曰此必市以假銀者其兄遂聞雷而懼也及家雨至置秧於地而自投父懷若無所容者父

日但隨我經行念佛隨念佛隨行雷倏引出田所擊死當門而跪而父初不知也明日沙彌往視觀者甚衆亟欲火葬滅之將舉火復大雷電沙彌與衆大恐羅拜不已而倏失其屍既三日去鎮里許則屍在焉始以歸而火葬此蓋乙未五月事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諺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所稱雷伐非耶

豐厓徐先生泰余高祖之門人也余六七歲時大父置酒燕所知先生時已罷光澤令矣與其弟襄陽太守咸俱在坐太守事先生如嚴父也余先君

引余見客先生撫余首曰汝高祖余師也余師每行于路如鳥舒翼端拱而來余輩遇于道必前可二三十丈拱立道左以俟將至而揖先生垂拱受之或以俟起乃行必有所欲言也不則余輩起時先生已去又二三十丈矣眞余師也汝當識之口占曰勿假道學之名以自蔽勿遺道學之實以自廢惟循事物當然之理以求聖賢所至之地爲余字字作解復教余誦因爲流涕曰此余師自警銘也汝不知能識之否太守手剝果將投余但視其兄終不與前輩事師生死無異如此

松江包孝婦楊氏者包侍御孝與節之母也侍御本嘉興人父贅于楊生二侍御俱襁褓時偶歸嘉興疾作而死母遂居松江以爲籍課其子至相繼成進士相繼爲侍御先後之際母故軒輊之令長跪以迎且杖以策其後至不少借也二子在任母輒出見郡邑長以前杜其陰有所祈請者後孝以按楚訊宦者戍莊浪節因乞養名節共著母嚴訓之力居多

徐文貞公家有當戶僕朱者家累萬其居室在太僕君宅之西偏朱病將死使其子請於文貞長君

曰此間存銀二千乞差人來取勿更留此間長君謂未嘗有此弗取也積數日朱復使其子曰先夫人卒以千金見屬謂當小小營運以俟吾子不時之需今官人在太僕而某旦夕且死奈何不收還府耶長君令人取之以歸以深義朱而太僕故能復其子且使常有是居也

沈某妻宋氏者幼喪母從姑以居既長而婚貧甚姑病迎醫久而未愈則拒之曰除是割股或可療也宋因夫出潛自割以投故藥煮而進之姑以爲甘而疾遂起無有知者適舅姊自鄉至者與宋同

臥起而創不能匿相戒無驚其姑若弗聞也舅姊去而愠甚其婢遂引及之鄉里以聞邑庠表其閭宋終謝以爲未嘗有此者

吳江吳會妻姜氏者蘇州葑門里人萬曆戊子歲大饑疫會與其父相繼死其母繼母也姜尊亦病初誓不起實母強之湯藥謂守可相倚以故復起未幾母有他志因某媪共食及之姜遂夜懷會像縊而死三日面猶如生里人數百奔走數月必得撫按請而廟祀于其里余嘗至其廟同周氏吳氏姜氏稱三烈云

甲寅倭寇爲難官軍死者頗多徐指揮行健獨得其死死之時寔再勝而出者也每出周身書名自誓以死死時已既手刃二倭矣其勝以嚴故敗亦以嚴蓋士有失律恐其歸不能貸故弗救也

是時城守甚危先後攻二十餘日而卒不爲陷者知縣鄭公茂叅將湯公克寬力也賊薄東門既縱火矣鄭猶手一劒立于西門納避倭者入無可依者處于倉場空地人日給升米焉夜歷城守則以餅菜自隨撫其嚴者而鞭其怠者雖衛戶疾弗貸也但云女必非戶疾耳賊引閩廣人多設攻具湯

輒射其所急無不應弦倒賊分郡四至湯能一一射而殲之蓋湯嘗從父慶收江洋大盜平三沙叛人所部多果捷善射人也湯邵州人鄭莆田人余嘗建議鹽城當祀二公今他祀纍纍而不及二公恐倭賊再來無城守者

戊子饑疫路多餓者然亦不知其所從來也園花崇教寺山門有一壯士日以一花被自蒙而卧卧而起則就河飲水一二升復卧如此者數日遂卧於香花橋上被如故也因自入於河計其人非不食嗟來之食不至於是宜並傳之

豐陽馮先生皐謨余師也既平張連遂不出閒居三十餘年頗廣田宅宅最迫者二舊鄰也鄰固請售先生曰某不敢謂厚德不忍故老去某鄉居故里出門便有一二故老殊善幸各相安但有鷺鴛可憎緩急可通不妨時時相告也至今二氏頹垣短舍飽煖並立云

萬曆壬寅冬日洞庭山宕戶柴大僱俞三船裝假山石同費二併一火頭至海鹽予友徐子民既買之矣謂其無峯石又恐其不再至也令一僕挾數金隨舟而往甫至嘉興秀城橋夜泊俞呼費柴登

市共飲劇醉而還徐僕與火頭臥定已久聞其各醉而卧也明日火頭先起但見柴費各半屍火煨於倉後亦並無俞迹因大呼之地方以聞於官收徐僕火頭於獄而追屍親至則柴妻哭而不哀又數問俞且問其佩共謂俞無疑子亦以爲然也馮開之謂余曰事甚不然山東某縣人有初婚者夫婦入卧謹閉其室而明日午後不啟發之則牀無其人而各有足骨穪置他所其斷處無血似火焚者問其故則夜皆大飲燒酒而卧也安知三人所飲非燒酒者乎乃深信燒酒之禍云

鍾賓日先生曉遺腹子母徐課之書不甚從師而蚤遊庠序平生除訓蒙外一茶未嘗飲於人晚年賣卜以爲食足不出門戶一女贅壻而寡與徐氏俱以節聞隆慶初先生餘五十而卒恤其貧而無後一門節孝今亦無有道之者識而表之

王沂陽先生文祿嘉靖癸卯舉於鄉萬曆癸未尚行會試精神意氣與新科未嘗少異當事者壯而憐之欲爲破格授以京職先生曰吾平生每嘲進士白丁而吾獨難此遂已乎必不肯就也然自是會試亦多不能達矣平生博聞強識負氣露才爲

孝廉六十餘年有司無不嚴事之謂其未嘗私謁亦不可干以私也卒時八十四歲無子以産均於其族族弟文禎爲肖其像於所居所著有丘陵學山王生藝草行於世

楊翁學詩者字可言號琴臺子翁父威以歲貢入爲監生而翁獨冶遊好武精騎射通音律書畫俱工平生好師事沂陽先生甲寅倭患有司聘以城守城守多賴以全既五十而三試武科咸舉於鄉既七十猶必日作蠅頭字不輟乘屋治圃不假手人持弓躍馬輕捷過於少時所著有兵法通鑑策

論諸書今之武舉及成進士者非翁弟子則私淑翁者多也年七十九連呼渡河者三日而卒

徐翁者雷川號行權名指揮行健弟也幼病痘瘡死而復生故其面目可畏而聰敏過人耳目所過終身不忘試童生至老不衰最後蓋踰六十矣有司憐而慰之曰生苦矣吾將使生衣巾終其身不煩作文可乎翁謝曰某衛指揮子弟苟志足衣巾稍緣飾之寄學稱武生久矣既完三作復作一進賢歌於尾譏其以貌取人而廢已也自此亦遂不復試云翁少貧夫婦自食其力兄以武功賞助之

泣不受曰焉有兄以其生受賞而弟忍食之者老而無子養生送死俱頗自贍多壯年束脩自爲營運云

楊先生嘉森號培庵金陵人也萬曆乙亥先生住覆舟山陽去國子監不里許予一日往見先生瞑目坐扁豆棚下旁有一淄牀余坐久許而先生欠伸始見余也少頃童子出蔬飯一椀莧菜一盤將爲午膳更呼出一椀分飯與予共之各不成飽而罷因論飲食男女貨財予自謂不能爲累先生厲聲曰公每日肉食與今日藿食覺有異否予曰不

異先生曰如此是不知肉味耶是食而不知其味耶予未及對先生曰公今客處既久曾有女子就公既非干名義又必無人知而公不就之否公故貧窶曾閉門獨坐庭中有金從天而下公不動念否予聽其言至今猶有愧色也先生時年五十其母可餘七十先生有弟館於蘇州以其一子一女待先生爲養先生與其母嘗三日不食飲水相慰而是子是女亦能安之女有殊色善琴棋有監生求以爲妻而先生不應明日呼一賣菜傭而與之予別先生先生即索余扇書一絕見贈曰一肩風

月送君擔秋夜泠泉徹底寒此日山中憐顧別好將生意逐時看後三年余寓書訪之母子入青龍山餓而卒

葉春華者海寧衛軍人也父早死事其母至孝朝出暮還暗樵而雨漁市以供其母酒肉母性暴而多怒酒肉稍不善必令別置而叱之使跪以待食食既而不命之起雖達旦不敢起隣人或叩壁而教之則曰恐傷母志也勸之娶曰無力即有力恐不能事吾母前年縣令旌其門曰素可表俗殊未盡其實云

王日章字天與余繼祖母之叔也初爲增廣生員未四十以足疾自廢其兄桂使之舁而督儲輓往來京師既數歲足瘳而交廣稱禮部儒士借工部差至浙以歸抗禮於巡按御史御史固疑其騶而族子持其袂以告日章趨而出遽往京師御史方逮其家屬以求日章日章又遷衡王府工正之青州矣衡固憂不足而日章至即問初封庄田圖籍得田四十萬於昌邑濰水間半沒民間半爲蒿萊即據高萊召民耕之爲保聚以耒之三年不收其稅民居殷盛原額遂還歲收粟十餘萬斛又從登

萊入海天津收海糧於京師徵貴賤權出入通有無而衞遂大富甲於諸侯是時衞恭王固恪謹無他請卽請以屬日章無不能得者蓋交廣而善於用財也居衞餘三十年青人士怪其專國而恃老諷巡按御史箝王口而陷之死於獄庄遂復廢粟亦漸湮居民殷盛尚自若也追而祠之至今禱無不應者事在嘉靖末年

錢塘沈大亨者孤子也少敏而慧徐文貞公爲提學副使入爲增廣生員旣四十落魄不自得遊京師上方日坐齋宮公卿爭致客能擬清詞者大亨

遂授文貞久之無以異也會有旨許生員五日內以貲爲王官有差大亨遂貸貲杭賈而入之得楚之典寶楚王新嗣雅好讀書而一時諸臣無可與語一見大亨而問曰汝生員乎曰然若爲漢書句讀可幾日而畢大亨曰一月王善曰寡人以畀教授三月尚未進也卽命免班一月大亨以朱筆句讀而筆又精嚴王大悅亟召侍而讀之因及諸史隨筆隨讀終日未嘗去左右也因問大亨有子否大亨以子見則應對給捷王又大悅而揖動息與俱當是之時王出王入是父是子楚國惟知有大

亨也既九年大亨家至數萬屢求歸老王固不許卒以王庶人賣菜於門歸而死以爲會與其家人毆也王不能蔽散其家殆盡以歸事在隆慶初年與王日章出處畧當爲列傳

仇潛谿翁以諸生既七十而濡次當貢會陪貢者趙某也仇既得貢而必欲讓之宗師笑曰生老矣何反讓其次也對曰某雖貧未甚渠更貧不能待也宗師亦憐而許之次二年又會選貢翁八十矣而後以貢入京途與吏某將吏辦者同行憐之特甚既廷試照選法當以次濡有時也而吏適得銓

辦因爲之幹旋得典教常熟亦得千金而歸壽九十有奇而作天道之不負人也若此

慈谿陳卜式由舉人爲巫山縣知縣敝衣惡食清介自持大師會討楊應龍開府道經巫山檄夫五百名卜式爲減二百曰巫山不能辦也遂罷官歸無行李妻子尋喪匿姓名訓蒙於常州歲取脩金不過八兩以爲食其力足矣主人廉而益之必不受也今年館杭州沙田脩更不及八兩亦甚自得云平生不敢不屨式兄以餘履畀之曰吾適有屨受則當爲之藏不願也告之曰有司適餽播州平

賞功銀十二兩至式唯唯不問云
都御史夏公良心廣德州人也治禮記初以忝政
管水利築捍海塘駐吾鹽最久一日將爲其子擇
師以聘幣送學邀余及朱正學相見余兩人至則
公俟諸便坐迎而謂曰兩君同宗乎朱曰同予曰
不同公目攝余而謂朱曰君與泰室嫡昆仲乎蓋
心知朱以其兄藉余也因論館事余曰適已館杭
義不能舍遂迎朱而數以間召余縱談共飯開誠
虛聽古今未有如公者也一日而甚召余余至而
公事始畢迎余而謂曰此浙江驛吏也前吾夜渡

錢塘索驛夫而不給故爲笞之余曰其間必有可原者公曰何謂也余曰以公之令不能行之驛吏驛吏安能行之驛卒乎公默良久爲更其批又公在杭時一日召余於館余至則輿從已駕將迎按院也謂余曰吾在貴縣久將以利弊爲按院白者君爲具草余問何謂利弊公曰如糧長空役以待者皆是也余曰空役之設不得爲弊充類言之公無不信爲人上而相信若此亦古之良吏與

徐翁某者嘉興漏澤寺傍人也家頗饒裕市販於門而好行其德一日二青衣者揖而乞食於前翁

問之則河南解軍廣東而還者路長費盡耳蓋主僕也因出以批廻示翁翁計之曰限期過矣今復爲此安得到家因問欲到家必須幾金其人偪言所以翁命家人具饌而自以其金碎爲之橐禮而送之其人感泣共識姓名而去後十年翁亦以軍解至河南夜不能前望懸燈處投之以爲廟也至則大家以告守門者守門者入告而啓門房止之宿須臾主人自外至翁從門隙觀之燈火僕從甚盛也入至廳事揖而後入既卧矣復出而叩翁於宿曰客嘉與人知某處徐翁某無恙乎翁問何以

知翁則前所爲翁具豪者也相抱而哭問翁所往并問翁懷資當幾翁曰可二十金主人曰不足也翁但留我我令僕往還而送翁翁留其家二十七日而後其僕始至費盡出於主人主人與其姻族日夕更相張宴以娛翁至出妻子行酒其每至廳事必揖而後入者蓋爲翁生位而以父母事之者也兩人施報爲事巧合有如此者又乞人有以狙置翁門而捫虱者狙脫韁鎖去而乞人始知泣不自止翁曰無愠此去不遠吾弟與女錢百文手而與吾僕呼之有狙能歸即以相贈必無失也乞人

果以是得狙去其後翁以里遞更役舉一鄉人鄉人父子伺翁於間而窘之濠上且溺且掠且死家人竟莫之知也適群乞飲於濠之河而罷諦前而觀知爲翁也則亡狙者奮臂呼群乞逐其父子而負翁以歸其家曰某捫虱亡狙之乞人也嗟乎此與翳桑之事何異乎人患爲德不博耳乃至爲報不遠若是如徐翁者豈造物故以是相勉乎識之以風後學可也

鍾鳳彩者修潔自好不苟取與人交至相契不欲通財家甚貧而衣冠必整未嘗見有憔悴色族多

富而好施予者不欲知其貧似亦不屑受也卒以是死其子益甚以爲家法不能改云

鳳凰臺記事

馬生龍著

本館據稗乘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鳳凰臺記事 俱洪武中事

三湘馬生龍著

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五里　本朝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僊鶴姚坊高橋

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皇城在京城內之東當鍾山之陽以乘王氣又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爲南臺地　本朝旣取建康首宮于此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鋤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卽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又于城外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

一馬以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遠慮矣
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櫾纜悉
出于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櫾
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高皇嘗御筆題于鍾山玉柱而以金龍護之傍有
天藻亭士夫遊觀先于亭下稽首楊維楨詩云
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擁金陵
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
壓乾坤五嶽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
天齊

洪武初于江東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舟船盡泊此以避風雨名上新河又開下新河官司馬快船所泊處

高皇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止之乃曰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兵來 上默坐以待之夫人益懼

以爲決屠其家也又不敢呼王少頃兵至　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誅之當時頓戮數千家　上坐以伺逆命乃興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第也良乘醉擊壞之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嘯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

府甚弘麗也

高皇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一木榻假坐移時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眞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始此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

又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之所

建來賓重譯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夷朝貢者舊有魚眷弓緝鱗盤皆中土所少者本淳泥國王物王永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于館後遷都取去王墓在石子岡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卽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追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戰方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方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耻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瑤花如雨三千界

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衮服池涌樹影拂青天詞臣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關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閱江樓在獅子山上　本朝宋濂奉勅撰記有云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實蟠遶其下因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名爲閱江一覽之樓

萬象森列豈非天下之偉觀與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岡極忠君報上之心其不油然而興耶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日一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鹽錢令賃鹽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　上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爲皇后乎后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下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訕乃勦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隣里俱發充軍

寶誌葬處在鍾山獨龍之阜　太祖建大內宮殿于鍾山將遷之卜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塚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于函上覆以無梁甎殿所費巨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霹

靈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爲吾績耳乃寢不樹誌本釋氏齊武帝迎入華林園屢有靈顯宋元加號道林眞覺普濟禪師

太祖時整容匠杜其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于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葬于宋西

寧晟塋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

因卽坿鬚得一二莖遂吃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

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徃一老胥謂曰子我千金能免爾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面與身令香透

徹而肌理極其妍豔首飾衣裝悉以金寶錦繡雖裹衣褻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問其詞一咻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挪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綵珠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个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邪厮可知俚卽叱放之

天禧寺浮圖災卽古長干寺有司奏入　上命兵馬督人遙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旣燼命盡取其

灰投于江即其基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雄麗甲海内焉或曰永樂中事

鳳皇臺記事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猶及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